

告别常佩业：他留给舞台的不止笑声

核心提示 7月28日，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沈阳曲艺团一级演员、沈阳市曲艺家协会原副主席常佩业，因病医治无效，在沈阳逝世，享年76岁。

2025年11月27日，在老搭档贾承博去世的第二天，常佩业发朋友圈“泣悼我的搭档贾承博”，他在文章中回忆了与贾承博生活和创作中的点点滴滴，最后他说：“几经搬家，这是挂我房间里唯一的演出照，承博，其实人的归宿都是一样的，只不过你先走一步，如果下辈子我们还能遇到就还做搭档，再得到一个大奖杯归你收藏，好吗？”

如今，常佩业也走完了他的艺术人生……

“小佩业”的相声之路

1962年10月11日，常佩业在日记里写道：我终于当上一名相声演员了，我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当一名了不起的相声演员。我要像侯（宝林）叔叔一样了不起，让大家都能听到我的好相声。

20世纪60年代初，经相声演员冯景顺介绍，常佩业考入沈阳曲艺团，成为一名相声学员，开始了他漫长的艺术之路。因为他人团时年纪太小，长得又瘦又小，所以团里演员和曲艺作家们都叫他“小佩业”。

著名曲艺作家耿璁曾经这样描述：“常佩业的父亲是在大学任教的英语教授，母亲也是一位知识女性，可以说出身于书香门第。佩业的家庭，上下几辈从来没有出过演员，哪怕是一位业余的演员。而佩业不仅是专业演员，还是相声演员。就像一桌精致的粤菜，上来一碗东北的土豆拌茄子；或者说在南飞的大雁里夹着一只乌鸦，特不协调。就是这个不协调，给佩业的父母带来了自豪：在公众场合经常有人指着他们说，这是常佩业的父母。”



常佩业，1950年出生，1962年考入沈阳曲艺团学员班，随王福田学习相声表演。

1984年，拜相声表演艺术家马季为师，成为马季在东北地区的唯一弟子。

1984年与金炳昶合作《临死之前》，获全国相声评比作品一等奖、表演一等奖。

1995年与贾承博合作《如此推销》，获中国曲艺牡丹奖。

2006年创作并与贾承博合作《团结一心拿大奖》，获第三届CCTV全国相声大赛专业组表演一等奖、创作一等奖。

在曲艺团，除文化课外，还有非常严格、艰苦的专业训练，包括形体、语言、表演等基本功，常佩业练功十分刻苦。沈阳曲艺团的舞台上、院子里、宿舍内甚至楼梯的缓步台上，常佩业练功的身影，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常佩业作为小演员，也就十几岁的年纪，就已经登台演出了。很多人其实有个误解，说他只会演新节目，不懂传统相声。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在沈阳曲艺团深受老艺人的熏陶，打下了非常扎实的传统功

底。”沈阳曲艺团业务团长、沈阳市曲协主席穆凯说，“我和常佩业老师有过多次合作，我们俩私下对话的时候，他还给我展示过《地理图》《报菜名》这些贯口，你想他那时候都已经是六七十岁的人了，还能说《报菜名》《地理图》，那可都是小时候打下的童子功啊！”

永远在创新的路上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常佩业成为沈阳曲艺团的主力。杨振华、金炳昶、王志涛、冯景顺、王可军等相声表演艺术家创作表演的《假大空》《下棋》《动物世界》等相声在全国引起轰动，将沈阳相声推至巅峰。由此，沈阳成了全国相声重镇，与北京、天津的相声成“鼎足之势”。

在常佩业从艺的50余年间里，他以鲜明的时代笔触和扎实的创作功底，将“沈阳相声”的创新精神持续发扬光大。其作品立意深刻、表演精湛，屡获国家级最高奖，不仅为“新相声，听沈阳”赢得广泛声誉，更成为改革开放后中国相声创新浪潮的重要力量。他创作、表演相声作品200余部，表演风格明快洒脱、幽默含蓄，语言干净利落。

国内曲艺评论界对常佩业的相声评价颇高。“常佩业老师是沈阳相声承上启下的代表人物，也是继杨振华先生之后，能够兼顾创作、表演的代表人物。”穆凯说。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曲艺理论家汪景寿在邀请常佩业到北京大学举办艺术讲座之后，曾在《光明日报》上撰文，称常佩业是“新潮流相声的代表人物”。

所以业内也传，“要听老相声，就听天津的马志明；要听半新不旧的，就听北京的李金斗；要听新相声，就得听沈阳的常佩业”。

省曲协主席黄晓娟说：“他创作的好多节目，至今还有人在演出，他是一个创作能力和表演能力都非常强的艺术家。”

一级编剧、辽宁省曲协原主席崔凯认为常佩业和贾承博是一对非常难得的搭档，“他们俩原来都是逗哏，所以最后采取了‘子母哏’的合作方式，两人可谓珠联璧合”。

第三届CCTV全国相声大赛专业组比赛，崔凯担任评委，当时有人问崔凯，选手中有你老家来的，咋办？崔凯硬气回应：凉拌，该怎么给

就怎么给。

他们说的“老家来的选手”就是常佩业和贾承博。他俩很争气，表演的相声《团结一心拿大奖》以精湛的文本和精彩的演出获得满场爆笑，最终取得了表演和创作双一等奖。

“这让我想起马季先生去世前的一句话。他说，我们过去经常强调相声是‘说学逗唱’，但我想还应该补充一个‘演’字。相声走上舞台，表演就变得至关重要。马季先生提出这个问题，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过去的相声演员总强调我们是语言艺术，但在表演方面，有时总会留有遗憾，甚至落入窠臼。”崔凯说，“常佩业、贾承博的相敬离世，是辽宁相声界乃至整个东北相声界的重大损失。他们多年来不懈的努力、创作与创新，确立了辽宁相声的一个根本属性，那就是不拘泥于传统老活儿，而是不断地出新作品，持续探索新的表现形式。”

值得一提的是，沈阳相声的里程碑作品《假大空》的最初版本是常佩业创作的，但因为后来创作者几经演变，这篇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没有收录到常佩业的作品中。

“《假大空》是常佩业1978年至1979年间，在黑龙江大庆创作完成的作品，原名为《弄虚作假》，后又改为《欺上瞒下》。初稿完成后，很多人看好它，认为这是一个很有前途的作品。于是，沈阳曲艺团组织力量，对这个作品进行了多次讨论修改，定名为《假大空》，最终大获成功。”省曲协副主席耿柳说。

常佩业认为，《假大空》虽然是自己初创，但最后呈现出来的却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

穆凯回忆，在第二届“沈阳相声大会”上，常佩业作为沈阳曲艺团的名家前辈特邀出席，这时候他已经患病在身，但他不仅积极参与创作表演，磨合段子，还在演出中间送上了一段5分钟的深情告白，感染了全场观众。

在这段告白的最后，常佩业说：“我从业这么多年，几十年的舞台生涯，不管是几万人的体育馆，还是在央视领奖，所有高光时刻，我第一句话说的都是：我是沈阳人，我是沈阳曲艺团的相声演员。”

文字学参考典籍。

杜重远在危局中力挽瓷业颓势

如果说唐英创造了景德镇古代瓷业的绝对巅峰，杜重远则在瓷业濒临沉沦的危局中挺身而出，以实业救国的初心与魄力，保住了景德镇千年瓷都的核心地位。

20世纪20年代初期，“质美价廉”的日本及西方机制陶瓷几乎垄断了整个东北市场，1923年，杜重远回国后，创办了肇新窑业公司，立志以民族工业报国，将日本瓷驱逐出东北。

1934年，秉持实业救国理念的杜重远，受邀赴景德镇考察调研。实地走访中，他目睹瓷业萧条破败景象，随即系统梳理行业弊病、深挖衰败根源，撰写完成《景德镇瓷业调查记》，一经刊发便引发广泛社会反响。

凭借翔实的调研结论与可行的改革规划，杜重远获得官方支持，1934年12月江西陶业管理局在景德镇成立，杜重远出任首任局长，正式开启瓷业全面改革。

任职期间，杜重远首要明确景德镇不可替代的瓷业中心地位，坚决否决外迁提议，为千年瓷都存续筑牢根基。同时，他搭建专业管理体系，招揽陶瓷专家任职，优化地方治理配套体系，彻底改变景德镇瓷业长期无专属管理机构、乱象丛生的局面。

针对行业百年陋习，杜重远推出十余项改革举措，全面整治行业乱象。此外，他开办工人夜校、发行《民众》月刊、开展露天宣讲，累计培育千余名产业工人，全面提升从业者素养，为瓷业革新储备了核心人才。

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让萧条已久的景德镇瓷业迅速回暖，行业风气焕然一新，产业活力全面复苏，杜重远也被业界誉为近代瓷都的“杜督陶官”。1935年，杜重远因《新生》周刊事件身陷囹圄，后续改革工作被迫中断，但他培育的大批陶瓷人才扎根行业，薪火相传，持续为景德镇陶瓷产业发展赋能。

初国卿评价称，杜重远的改革虽未尽善尽美，却彻底打破了景德镇封闭保守的行业生态，为传统瓷业注入现代化、市场化新理念，成功守住了千年瓷都的品牌根基，为后世景德镇陶瓷复兴奠定了坚实基础。

如今，景德镇成功跻身世界遗产名录，千年窑火再启新程。从唐英创造陶瓷艺术巅峰，到杜重远守护瓷都安危，这几位辽宁人跨越百年的使命担当，为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创新、走向世界提供了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精神力量。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入列《世界遗产名录》 多位辽宁人曾接力守护“千年瓷都”窑火

7月25日，“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千年瓷都正式斩获世界级文化认证。

千年窑火生生不息的背后，多位辽宁人跨越明清、民国两大历史时期，督陶革新、实业振兴，助力瓷都登顶陶瓷艺术巅峰。

郎廷极、年希尧、唐英、杜重远这4位与辽宁紧密相关的先贤，是助推景德镇陶瓷兴衰迭代的关键力量，其中，唐英缔造清代瓷业鼎盛，杜重远挽救近代瓷业危局，成为瓷都发展史上极具里程碑意义的人物。

两位北镇人先后督陶景德镇

此次“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成功申遗，让这座扎根江西大地的千年古城再度站上世界舞台。

作为我国唯一延续千年的手工陶瓷产业重镇，景德镇制瓷历史绵延千年，宋元兴起、明清鼎盛，凭借完整的手工制瓷产业体系、精湛的制瓷技艺和开放包容的产业格局，成为10至19世纪全球手工制瓷产业的标杆，更是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核心载体。

梳理景德镇陶瓷发展史，绕不开几位辽宁人。据《沈阳陶瓷文化史》《盛京瓷话》作者初国卿介绍，清代康乾盛世是景德镇官窑陶瓷的黄金时代，当时执掌御窑厂、引领全国瓷业发展的四大督陶官中，郎廷极、年希尧、唐英3人均均为辽宁籍，分别出自辽宁北镇、沈阳等地，各自开创专属窑系，名垂陶瓷史册。其中，郎廷极的“郎窑”、年希尧的“年窑”、唐英的“唐窑”，接续深耕，共同缔造了清代官窑陶瓷的鼎盛格局。

据文史资料记载，郎廷极祖籍为辽宁广宁（今北镇），于康熙年间任江西巡抚兼理陶务，8年督窑期间勤政兴业，推动官民窑协同发展，烧制的“郎窑红”独步清代瓷坛，代表康熙晚期陶瓷烧制最高水准。

年希尧同样为汉军镶黄旗人，祖籍辽宁广宁（今北镇），雍正年间执掌景德镇窑务10年，修缮窑厂、规范行业规制，独创温润雅致的天青釉“年窑”风格。

二人作为辽宁籍早期督陶官，为景德镇瓷业规范化、精品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后续唐英的创新筑牢了产业根基。

步入近代，战乱动荡让景德镇瓷业陷入衰败危机，这时候，曾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开设肇新窑业公司并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的爱国实业家杜重远临危受命，扎根景德镇推行系统性改革，以实业救国理念重振萧条瓷业，牢牢守住了景德镇“千年瓷都”

的核心地位。

至此，4位辽宁人或与辽宁紧密相关的先贤，跨越明清鼎盛期、民国衰败期，贯穿景德镇陶瓷产业的兴盛、回落与重生全过程。

4位先贤以不同时代的使命担当，为景德镇陶瓷文化传承、产业发展、文脉延续筑牢根基，是南北文化交融、异地赋能地方发展的生动典范，也成为瓷都发展史上不可替代的域外力量。

沈阳人唐英扎根瓷都28年

对景德镇来说，清代的唐英与民国的杜重远，虽然二人相隔百年，但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景德镇的发展轨迹。

身为沈阳人的唐英，出身汉军正白旗包衣世家，16岁入官侍奉康熙帝20余年，深谙世事、才情出众。雍正六年，他奉命赴景德镇佐理陶务，乾隆二年正式执掌御窑厂，前后扎根瓷都二十八载，毕生深耕陶瓷事业，彻底打破了传统督陶官“重政务、轻技艺”的局限。

不同于历代督陶官的统筹管理模式，唐英是精通制瓷全流程的全能型匠人，从原料甄选、釉料调配、器型打磨到纹饰绘制、诗文落款，无一不精。

任职期间，唐英躬身深入窑厂一线，体察



清代督陶官唐英像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工匠疾苦，改良生产工艺、破除行业陋习，推动景德镇瓷业实现全方位革新。其主导打造的“唐窑”，集中国千年制瓷技艺之大成，实现仿古与创新双向突破。

在仿古领域，成功复刻宋代五大名窑、明代官窑经典器物，复原失传百年的釉里红、祭红等珍稀烧制技艺；在创新领域，研发出57种高低温釉色，涵盖数十种经典色系，彩绘技法兼容各类山水、花鸟、人物题材，工艺复杂度与艺术水准空前绝后。故宫博物院珍藏的清代“瓷母”，集17种彩釉工艺于一体，便是唐窑技艺巅峰的最佳佐证。

唐英烧制的瓷器跳出了宫廷官窑华丽刻板、底蕴匮乏的弊端，将诗、书、画、印融为一体，兼具工艺精度与文人气韵。其传世的各类诗文笔筒、仿古题诗器物，格调清雅、意境悠远，书卷气息浓厚，如今在北京故宫、国家博物馆、沈阳故宫等文博机构均有珍藏。

世人皆知唐英为“陶圣”，却不知其是全能文化大家。唐英多才多艺、著述宏富，除陶瓷成就外，在文学、书画、戏曲、文字学领域造诣深厚。他著有《陶人心语》，收录诗作1400余首，多篇佳作入选清代权威诗集；书画篆刻诸体皆擅，被史料赞为“无体不工”；创作的17部戏曲剧本流传至今，多部作品改编为经典京剧；编撰的《问奇典注》，成为清代重要的

真挚不会老去

苏妮娜

曾经陪伴几代观众的那一代电影人，正在老去。而我正属于被他们培养出来的观众。如今，我每去电影院不仅有“补偿某某一张电影票”的念想，还时常会捎带上“探望大导”的心思，这不是致敬，倒是夹杂着想念。

周星驰和冯小刚最近推出的电影《功夫女足》和《抓特务》，都是他们沉寂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之后的创作。本来，生活中时有停滞、时有阻碍、时有等待，这都再正常不过。但是这段时日中，整个中国电影的业态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新生代观众也成了消费主力，而这两位导演像是穿越周期的“三体人”一样，仍按照自己的节奏、自己的方式推出独属于自己的作品，对时代变化几乎无感。甚至他们在营销时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使用着不属于当下的口吻与价值观，触到了一部分人的逆鳞。

不过呢，这两位的问题倒不在于“过时”，因为在他们的电影世界里，时间不是按照全世界通用方法来计算，他们对于“时间”、空间、世界有自己的“算法”或曰“看法”。譬如周星驰，他的喜剧背后永远躲着一个扮鬼脸的小孩。要知道这个年代观众的喜剧都是靠知识论世、靠隐喻和机智来赢得观众的，就像脱口秀，就像《年会不能停》等讽刺职场系列，还有开心麻花系列作品，等等，笑点的产生往往是在职场/家庭/学校秩序当中的不适或者脱轨，这需要一种高度社会化的心智，调动的也是人在社会网络中羁绊的共情。周星驰的人物从来也没进入职场，同时他也淡化家庭，顶多就是《西游》系列中几个山贼升级成了取经团队，还一言不合就内讧。《功夫女足》也一样，在一个讲体育竞技的故事里，几大主力表现得像占山为王的草寇。与其说，是周星驰自己的经历限制了他对“职场”的想象，倒不如说，他内心深处那个小顽童，在《逃学威龙》时代就已经逃离秩序，他们的最终结果是成为超级个体，而不是团队领导。从边缘个体到超级个体，这个不断进阶，但是终不能完全克服的孤独感，始终是他的底色。所以，《少林足球》当中，能使双双、钰铤获得胜利的，不是团队协作，不是克服自我而完全融入人群的“大爱”，而是双双的“求道—悟道—证道”的醒悟，她醒悟的道是“踢球不是为了赢”“踢球是为了踢球”，即求得本质，比赛最终赢的不是成功的狂喜，而是自洽，是超然，是足球的“本自具足”。周星驰的孤独，终于融入了一种高手不断自我圆融的境界当中，这也是“功夫”的本意。

冯小刚的《抓特务》让人联想到，他出身部队大院，专有时期话语和年代剧叙事本是他的舒适区，但他总是站在一个一笑泯恩仇的故事末梢处，回看几十年的历史风云。他的历史感悟是个人的，一声叹息，这也不符合大部分观众的期待，出离了一个在电影院里可以共情、可供审美的历史故事范围。

某种程度上，这些导演的表达与诉求始终是孤独的，是属于个体的，是经过风霜磨砺之后的独树一帜，也是作者意识抬头而较少考虑接受的任性表达。类似的作品，比如，还有宫崎骏在退休之前的那部《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在已经度过大部分的生命，揭晓自己的谜底之后，他仍然退回到一个少年的视角，朝向未知的人生旅程，发出最初的提问：你想度过怎样的人生？

这些创造了自己的“晚期风格”的导演，已经不适合在票房争夺中鏖战，但他们是在真诚地分享年长者的认知或感悟。站在他们的视野中，世界小了，人生大了，立场淡了，情感的重要凸显了。这样的作品仍然值得追随，我珍惜这些能在电影院与他们再度相遇的时刻。

真挚，从不会老去。

| 本栏目由辽宁日报、辽宁省文艺评论家协会联合主办 |

抗美援朝时期讽刺漫画展 丹东开展

本报讯 记者刘海搏报道 为纪念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3周年，7月27日，抗美援朝纪念馆推出“撕破‘山姆’的伪装——抗美援朝时期讽刺漫画专题展”。

本次展览精选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刊载于各类报纸、刊物的200余幅经典时事漫画作品。这些作品运用隐喻、写实、讽刺的艺术手法，用夸张的线条和犀利的笔锋勾勒现实，撕开帝国主义者的伪装，揭露酝酿战端的野心、嘲讽自欺欺人的幻梦并戳破“纸老虎”外强中干的虚弱，定格下无数正义碾压邪恶的历史瞬间，立场鲜明、意蕴深刻，兼具思想性与史料性。

展览依照战争发展时序层层递进，系统梳理抗美援朝时期革命文艺创作脉络，完整再现了抗美援朝时期丰富的漫画体系。无声的线条，道尽侵略者以“文明”之名，行“野蛮”之事的本质，也刻录了中国人民保家卫国的正义怒吼。